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 色 的 葡 萄

(美) 斯坦贝奇

中国文联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章玉东 译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ISBN 7-104-01558-2/I · 636

定价:9666.00 元



前言

【内容梗概】

俄克拉荷马州6月里的一天，汤姆·乔德从监狱释放回家。在路上，他遇见了好友吉姆·卡西。两人一起来到乔德家世代耕种的土地，只见田里一片荒芜凄凉。正当两人感到纳闷时，一位佃农走过来告诉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佃农都已或正在准备迁往加利福尼亚。汤姆的家人现已搬到一位亲戚家去了，也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西迁。原来，南方中西部近年来连续干旱，庄稼欠收，农场主见无利可图，便拒绝把土地租给佃农耕种。结果，数以千计的佃农为了生计被迫背井离乡，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试图在那个所谓的“希望之乡”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汤姆来到伯父家，见到了父母亲、哥哥和弟妹。当时他们正在变卖家产，准备到加利福尼亚去谋生。吉姆·卡西要求与他们同往，他们也欣然同意了。在西进的路上，乔德一家遇到了一位刚从加利福尼亚返回的难民。他告诉他们，那里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甚至还不如俄克拉荷马州，而且农工每天起早摸黑，拚死拚活地干活，收入却很微薄。更有甚者，农工还经常受到农场主的打骂和摧残。不少刚到加利福尼亚的农工又纷纷逃离加利福尼亚，到其他州谋生去了。乔德



愤怒的葡萄

一家听后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西进。在西进的漫长的路上，他们受尽了折磨和欺凌，有的命归黄泉，有的丧失了理智，但他们毫不气馁，同舟共济，最后，他们跨越了三个州，来到了他们日夜向往的加利福尼亚州。

乔德一家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后，在一个停宿场搭起帐篷住了下来。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一家人十分着急，失望的伯父成天借酒浇愁，悲观的女婿离开了怀孕的妻子。乔德大爹见状只好率领全家人继续西迁，最后来到一个桃园，找到了一个摘桃子的差事。他们早起晚归，辛勤劳动，但一天的劳动所得，还不够全家买一顿像样的饭吃，全家人对此感到异常失望。

一天晚上，汤姆在田野里的一个帐篷边与已经参加和领导工运的卡西谈话。这时，一批手执木棍的治安维持分子正悄悄朝他们逼近。汤姆和卡西见状不妙，拔腿就跑，但为时已晚，两人双双被逮住。卡西后来被打死，汤姆头部也受了伤。汤姆忍无可忍，用斧头柄打死了其中的一个凶手。汤姆回到家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家里人。家里人把他藏在他们的一间棚屋里，叮嘱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露面。后来摘桃子的工钱越来越少，加上汤姆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乔德一家只好离开桃园，到别外寻找工作。临走前，乔德一家把汤姆藏在一辆卡车后面，并在他上面盖上床垫。他们出桃园门口时告诉门警，和他们一道同行的那个人是个搭车者，他仍留在桃园里工作。

乔德一家离开桃园后，沿着一条河行走。他们发现河旁停着一辆辆遗弃的棚车，许多移民就住在里面，于是，他们也在河旁安了家，并在附近找了一个摘棉花的临时性的工作。这时，汤姆的隐藏处被一个小女孩发现了，乔德认为汤姆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当天晚上就悄悄把他送走了。汤姆临别时告诉



亲人，他决心将卡西的工作进行下去，为改善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努力奋斗。

【作者介绍】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02—1968)，美国著名小说家。1919 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1925 年毕业。毕业后，先后当过记者、绘画艺徒和农场工人等，与此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9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有关海盗题材的小说《金杯》，未引起文坛上的注意。但斯坦贝克没有泄气，而是奋发努力，继续创作。1935 年，他出版了一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村生活的小说《托蒂亚平地》，获得好评，被称为是一部现代美国名著，一部现代的《堂·吉珂德》，斯坦贝克也因此由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说家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新人。从此以后，斯坦贝克便转为专职作家。两年后，他又创作出版了一部再次震惊美国文坛的作品《人鼠之间》。1937 年秋，斯坦贝克随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沿途看到各地农民处境艰难，他们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纷纷坐上破旧的车子西进，企图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一条生路，然而等待他们的仍旧是失业、饥饿和迫害。斯坦贝克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感触很深，觉得很有必要把他们的悲剧写出来，为他们呐喊，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于是，他结束这一次旅行后，就开始创作后来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愤怒的葡萄》最生动、最集中、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美国 30 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有力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高度颂扬了下层人民互相支援、



愤怒的葡萄

互相帮助的高贵品质。

斯坦贝克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一生共写了 16 部长篇小说，除上述名著外，其它优秀作品还有《红马驹》、《罐头街工厂》、《珍珠》、《伊甸园以东》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

1962 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第六位获此殊荣的人。1964 年，他还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遭禁经过】

《愤怒的葡萄》出版后在文坛上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第二年，电影公司将它改编成电影，由著名演员亨利·方达和简·达沃尔主演，进一步巩固了这部优秀小说的声誉。后来它又连续不断地出版发行，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许多学校里的英语必读物之一。但是这部小说问世后，却激怒了一部分人。一些市民团体、农业联合会和政治组织纷纷群起而攻之，抨击它粗暴地歪曲了俄克拉荷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条件，要求马上禁止此书的发行。加利福尼亚科恩县的“农场联盟”在全州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该州所有的学校禁止使用这本书。还有一些州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的许多城市也下令禁止此书的销售。全国各地围绕《愤怒的葡萄》该不该禁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当时一家著名杂志在一篇社论中称它是一部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和鼓惑人心的政治小说，主张立刻禁止它的发行。美国国会在辩论中也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它是一部歪曲事实的粗劣之作。结果，一些公立图书馆纷纷禁止此书的出借或仅向成年人开放。一些学校的董



事会也作出决定，不准将它列入学生的必读物。尽管斯坦贝克一再受到政客们和一些组织的攻击，《愤怒的葡萄》在一些地方屡次遭禁，但美国《星斯六评论》杂志在 1940 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它仍被列为当年的最佳小说，斯坦贝克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它将作为 30 年代左翼现实主义的文学代表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见证，永远流传于后世。

献给

卡罗尔

是他促成我写了这本书

献给

汤姆

他经历了书中的生活



第一章

最近，在绵延广阔的俄克拉何马的红色——还有部分是灰色的——原野上，不紧不慢地下了几场雨，但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在雨水流过的迹印上耕犁来回地划了一列列的犁沟。虽然雨并不大，但很快就使玉米钻了出来，大路两边野草丛生，于是透露出勃勃生机的绿色抹上了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五月下旬，天空逐渐变成灰白。入春以来，一直悬在高空的一团团浮云消散了。阳光每天逼射着成长中的玉米，使棕色线条爬上每一绿色托叶边缘，并逐渐扩展。天上的云再也不那么悠闲了，而是显得匆忙，乍现即隐，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见踪影。野草变成了深绿色，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再也没有心思四处蔓延了。地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硬壳。从天空到大地，灰白色无处不在，红色的原野被染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成了白色。

雨水在地面上冲刷出一条条沟渠，细土象流水似的沿沟渠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象雪崩似的坍塌了下来。酷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稚嫩的玉米叶子渐渐打蔫了；这些叶子开始变成弧形，随后因为干脉逐渐虚弱，每片都斜倒下去。到了六月，阳光更加强烈。玉米叶子上的棕色线条扩展到了干脉上。野草也蔫了，叶子朝根部搭拉下来。空气变得稀薄，天色更加灰白；大地也一天比一天变得灰白。



愤怒的葡萄

由于车往马来，路面被车轮辗过，被马蹄践踏，大路上干结的泥块被辗成了尘土。各种活动的东西都把尘土扬到空中：行人把薄薄的一层尘土扬到齐腰高，大车把它抛到篱笆顶端，汽车则在尾后鼓起一阵尘雾。很久，很久，这尘土才飘落下来。

六月中旬刚到，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湾的天空就堆起了大块大块高高的、含雨的浓云。田野上的人们抬起头望一望这些云，用鼻子去闻一闻，伸出润湿的指头去辨辨风势。田野上的马都因浓云的变幻聚散而有些着慌。浓云刚洒下几点雨，便匆匆忙忙地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云飘走以后，天空又恢复了灰白色，太阳依旧象烈焰般照射着。尘土中，雨水一点儿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小坑，玉米上顶着一些澄清的水珠。

一阵阵轻柔的风把雨云赶向北方以后，轻轻地吹动着逐渐干枯的玉米。第二天，风势渐渐大了起来，但仍很平稳，不是断断续续的。大路上的尘埃随风而起，飘在田边的野草上，落在附近的田地里。现在风更大了，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裂的地面。天空尘土弥漫，愈来愈暗；风掠过大地，卷起尘土抛往别处。风越刮越猛。雨后干结的地面裂开了，田野上的尘土飞扬到空中，形成一道一道灰色烟雾。玉米迎风挣扎着，发出了豁啦啦的干涩声响。风中，最细小的尘埃一旦扬起再也无法落下，而是消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了。

越刮越猛的风在掠过田野时，一面从石头底下卷起稻草枯叶，甚至还有卷小土块，一面把它的踪迹留在田野上。天空很昏暗，太阳已成了一团红光，空气中有一种刺人的阴冷感。夜里，风以更快的速度掠过地面；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耐心地掘着，玉米用它打卷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



风刮松了，于是每一根玉米秆都跌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

黎明时分，天地之间仍是阴沉沉的。然后，一轮红日出现在灰蒙蒙的天空，开始只是一个朦胧的红色圆盘，放射出微弱的光线，恰似黄昏；又过些时候，阴暗的天色重新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风在倒伏的玉米上呜呜地哭泣着。

在这样的天气里，所有的人都挤在自己的家里，出去的时候还在脸上蒙上一方手帕盖住鼻子，并戴了风镜保护眼睛。

夜幕来临后更是漆黑一团，因为星光没法冲破尘沙照到地面，窗内的灯光甚至还映照不出院落的轮廓。现在，尘沙和空气匀称地搀杂在一起，成了混合物。家家户户都关紧了门窗，用布塞住了缝隙，然而细微得连肉眼也看不出的尘沙还是钻进来，飘落在桌椅上和碟子上。人们把尘土从自己的肩膀上掸下来。门槛上积起一道又一道的尘沙。

直到半夜风才停了，大地沉寂。尘沙弥漫的空气所起的隔音作用比雾还大。睡在床上的人在大风平息之后醒来了。他们静静地躺着，在沉寂中凝神谛听。一会儿，鸡叫了，啼声也是特别沉闷，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盼望着天亮。他们知道空中的尘沙得经过好久才能澄清。早上，尘沙象雾一般笼罩着，太阳红彤彤的，象血一样。象前一天一样，尘沙依然整日地从天空中筛落下来，到第二天依然如故，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沙毯。这尘沙落在玉米上，积在篱笆顶上，堆在电线上；它也盖着屋顶、野草和树木。

刺鼻的空气向走出家门的人迎面扑来，热辣辣的，他们赶紧掩住了鼻子。孩子们从家里出来，也不象雨后那样兴奋地奔跑着或是叫喊着。男人们站在自家的篱笆旁边，心急如焚地看着受灾的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只有少许绿意从尘沙的障翳



愤怒的葡萄

下透出来。他们沉默不语，象一尊尊雕塑。妇女们从家里出来，站在自己的男人身边——悄悄窥测他们这回是否会灰心丧气。她们偷偷地打量着男人们的脸色，只要他们不气馁，玉米没有收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们站在旁边，脚趾头在尘沙上一面小心地画着图画和线条，一面窥探着大人的脸色，暗自留意着男男女女的大人是否会泄气。马儿来到水槽边，用鼻子拨开蒙在水面的尘沙喝水。过了一会儿，那些呆呆发愣的男人的脸上退去了迷惘的神态，勇敢和愤怒闪现在他们眼中，他们又变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了。于是妇女们明白自己已经平安无事，男人们不会泄气了。她们问道，我们怎么办呢？男人们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妇女们知道，那些呆望着的孩子也知道。妇女和孩子们都深深地知道，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他们就再没有承受不起的灾难。妇女们回到屋里做活，孩子们也开始玩耍，虽然起初玩得很小心。这一天，太阳升得越高，它的光线就越刺眼。强烈的阳光照射着尘沙覆盖的土地。男人们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拿着小小的树枝和石头，忙着在地上写算。他们静静地坐着——想着——计算着。



第二章

路旁一家小酒铺门前停着一辆巨大的红色运货汽车。竖直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末端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这是一辆崭新闪亮的红色汽车，两旁漆着几个十二吋见方的大字——“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汽车轮胎是崭新的，一把铜挂锁很显眼地套在后边大车门的搭扣上。收音机里奏着的柔和的舞曲从那家装着铁纱门的酒铺里传出来，声音已经照没有人听的那样拨小了。大门顶上的一个圆洞里，一架换气的小风扇在静静地转着。门窗外苍蝇急躁地飞着，扑打着铁纱。酒店的生意显得很清冷，只有一个男人，也就是那个货车司机，他坐在一张圆凳上，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独的女招待。他正跟她聊着一些得体的、无聊的闲话。“三个月以前我看见过他。他动了一次手术。割掉了一点东西。但我记不得割掉的是什么了。”她也自言自语似地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离现在好象还不到一个星期。他那时候看上去身体还很好。只要不喝醉，他倒是个很不错的家伙。”铁纱门外苍蝇不时地在嗡嗡地叫着。咖啡壶喷着蒸汽，女招待连看也不看，便从背后伸手过去，把它关掉了。

酒铺外边，一个男人正沿着公路边走着，他看见了汽车，便穿过公路走了过来。他慢腾腾地走到汽车前面，把手放在锃亮的挡泥板上，瞅了一眼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条子。他



愤怒的葡萄

刚想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但略加踌躇，终于在背向酒铺那一边的踏板上坐了下来。看年纪，他还不满三十岁。深褐色的两眼，但眼珠略显棕黄。他的颧骨又高又阔，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在嘴边弯成了弧形。他的上唇很长，为了要盖住他的暴牙，他的嘴老是紧闭着，两瓣嘴唇绷得很紧。他的一双弯手很结实，指头又粗又大，指甲又厚又弯，象蛤壳一样。发亮的老茧布满他的虎口和手掌。

虽然衣料廉价，但这人穿着的毕竟是新衣服。他头上扣着的灰色鸭舌帽更新，连帽舌都还是硬挺挺的，钮扣也没有掉，并不象作过一阵各种用途——如代替口袋、毛巾、手帕等等之后的便帽那样走了形，变得胀鼓鼓的。他的灰色衣服是廉价的粗布，还挺新，裤子上还有着折痕。那件蓝条纹布衬衫是有衬料的，又挺括又光滑。他是个高个子，所以上衣显得太大，而裤子又太短。上装的垫肩搭拉在他的胳膊上，尽管如此，袖子还是太短，上装的前襟也总是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摆来荡去。他穿着一双名叫“军用式”的新皮鞋，棕黄色，鞋底钉满了平头钉，还有两个半圆形的后掌保护鞋跟，免得磨损。这人坐在踏板上，摘下帽子来擦脸。然后又把帽子戴上，帽舌被拉了几次，已开始走样了。随后，他注意到自己的两只脚。他弯下腰，解松了鞋带，再也不把带头系好。柴油机的排气管还在他头上噗噗地响个不停，一股股青烟不断冲出来，飘在他头上。

酒铺里的音乐声已经变成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但女招待没有换台，因为她并没有意识到音乐已经停了。她的指头已在耳朵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疙瘩。她想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里照一照那疙瘩，但又不想让那货车司机看见，因此就假装拢一拢头发。货车司机说：“勾尼举行了一个大型舞会。我听说打死了一个



人。你听说什么了吗？”“没有，”女招待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

酒铺外面，那个坐在货车踏板上的人站起来，从车头上方向这边望一望，仔细把酒店端详了一会。然后又在踏板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和一叠卷烟纸来。他不慌不忙地、熟练地搓好烟卷，又仔细察看了一番，并把它摩挲平。最后他把烟卷点着，顺手把燃着的火柴插进脚下的尘土里。快到中午了，太阳也逐渐照进货车的阴影里。

在酒店里货车司机付完帐后，把找回的两枚硬币放进吃角子机里。转筒转了几下，结果，他一无所获。“他们耍了花招，不管怎样你赢不到钱的，”他向女招待报怨说。

她反驳道：“就在不到两个钟头以前，有个家伙还得了头彩。他得了三块八呢。”然后又问了一句：“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他停住身，把铁纱门稍微推开了一点。“一个星期到十天，”他说。“我得到塔尔萨去一趟，唉，要是我回来的象我希望的那样快就好了。”

女招待有些生气地说：“要么就出去，要么就进来。别把苍蝇放进来。”“再见。”他说着，就推门出去了。砰的一声铁纱门在他背后关上了。他站在阳光里，剥去一块口香糖的包皮纸。他体格粗壮，肩膀很宽，肚子很胖。他的脸色很红，由于在强烈的阳光下经常眯缝着，一双蓝眼睛已成了两条长长的细缝。他穿着军装裤和结带的高统靴。他擎着那块口香糖放到嘴边，突然又想起什么事，隔着铁纱门喊道：“你可别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呀。”女招待已经转向后墙上的一面镜子。她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一声。货车司机慢慢地嚼着那块口香糖，每咬一



愤怒的葡萄

口，都连下巴带嘴唇张得很大。他嚼着口香糖，还把它卷在舌头底下，一边大踏步朝那辆红色大货车走去。

看到有人走过来了，那个徒步旅行者站起来，隔着车窗望着他。“能让我搭一段车吗，先生？”

司机没有正面看他，只是迅速地回头向酒店那边望了一下。“难道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的‘不准搭车’的条子吗？”

“当然看见了。可是好人总是好人，尽管有钱的杂种让他在车上贴了条子，他照样还是个热心肠。”

司机没有吱声，慢腾腾地钻进卡车，心中琢磨着这句答话的内容。要是一口拒绝，那么他不但不是个好人，而且要甘受压迫，孤单寂寞得不到人作伴。要是他答应了那个家伙，他自然成了好人，而且还不是哪个有钱的杂种所能任意摆布的。他知道中了圈套，可又想不出应付的办法。他是要决心做一个好人了。他又向那酒店膘了一眼，然后说：“你先在踏板上蹲下，到前面拐了弯再说。”

搭车的人眼中掠过一丝欢喜，立即蹲下身子，抓紧了车门把。发动机一阵轰响，排挡卡哒一声推了上去，大货车就开动了，头挡、二挡、三挡，然后在加速的呜呜声中推到了四挡。公路在那紧攥着车门的人脚下飞快地掠过，使他感到有些头昏眼花。朝第一个拐角走了一英里路，货车渐渐放慢了速度。搭车的人舒了一口气，站起来，轻轻打开车门，溜到座位上。司机掉过头来望着他，两只眼睛眯缝着；他嚼口香糖的样子，就象是思想和印象都先经过他的嘴加以挑选和安排，然后才按着次序装进脑子去一般。他的眼光先落在搭车人的那顶新帽子上，然后顺着新衣服移到新鞋上。搭车的人舒适地靠在座位上蠕动着背部，脱下帽子，拿它揩着额头和下巴上的汗水。“谢